

追寻之旅：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主题探析

高雨梦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陕西西安 710126

摘要：海明威的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讲述了一位年轻作家在非洲的双重追寻，他通过身体之旅探索艺术创造力的同时，在濒死之际进行觉醒之旅，展开道德意识的深层拷问。主人公哈利深陷西方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冲突，试图在非洲的原始性中找到平衡，最终通过意识流的写作实现精神救赎。本文认为，哈利的非洲之行是对自然纯粹性与道德完整的双重追寻，尽管肉体逐渐丧失行动能力，濒临死亡，他最终通过意识流写作完成了精神救赎，实现了灵魂的升华。

关键词：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；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；道德追寻；理想主义

引言

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于1936年首次发表于《时尚先生》(Esquire)杂志，被学者裴德誉为海明威“最具才华”的短篇小说之一^{[1]250}。该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关注，后由爱德华·J·奥布莱恩再版，其序言盛赞该短篇“无一赘笔，艺术家的能量被严格掌控以服务于主题”^{[2]601}。海明威本人亦表示此作堪称其短篇小说中的佳作^{[3]191}。小说以作家哈利及其妻子海伦的非洲狩猎之旅为主线，哈利因皮肤划伤感染致命坏疽，在生死边缘挣扎。海伦试图以飞机即将抵达的谎言安抚他，但哈利深知为时已晚，最终，哈利在幻觉中乘飞机飞越乞力马扎罗雪山，走向生命的终结。小说不仅因为现实与闪回的巧妙交织、象征与意识流手法出彩，也蕴含着深刻的主题，展现了哈利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。

该作品的风格极具海明威特色：以简洁的对话和现代意识流手法为标志。故事始于哈利与妻子的对话，随着其病情恶化，五段零散的过往记忆碎片逐渐浮现。张勤与熊荣斌指出，这些闪回与记忆如伞骨般展开，形成以濒死体验为核心的意识结构^{[4]49}。哈利独白的碎片化叙述至关重要，正是通过意识流动，读者得以理解其选择非洲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动机及其追寻的本质。本文认为，哈利的非洲之行既是对自然疗愈的探索，亦是对人性道德完整的追寻。

作者简介：高雨梦(2002年-)，性别：女，汉族，陕西渭南，硕士在读，研究方向：英美文学。

一、自然救赎的追寻之旅

哈里以作家与旅行者的双重身份来到非洲，试图重获艺术生命力，而非洲本身则象征着人类起源与归宿的神秘自然之境。哈里希望通过非洲的原始环境像拳击手进山训练燃烧脂肪一样，“净化心灵上的污渍”^{[5]10}。在他的回忆中，巴黎、意大利、密歇根、奥地利等地的浮华均与非洲的纯粹构成鲜明对比——非洲承载着哈里创作生涯的黄金时代：“非洲是他一生最好的时光中感到最幸福的地方，因此他来这儿，就是为了要重新开始”^{[5]10}。正如埃文斯所言，非洲代表了金钱腐蚀之外的“自然存在”，非洲带来的愉悦使其成为哈里追忆的精神家园，真正吸引哈里的是这片土地能使其逃离大都市的混乱^{[2]602}。

自然疗愈及非洲狩猎主题亦贯穿海明威其他作品。自传体小说《非洲的青山》详述了他在非洲的狩猎生活与自然体验，书中写道：“如果某人对他出生之地以外的一个地方有一种在家里的感觉，这就是他注定该去的地方”^{[6]573}，流露出深切的眷恋与乡愁；《一个非洲故事》讲述少年与大象的羁绊；《弗朗西斯·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》中主人公在非洲重获男性气概；《太阳照常升起》里的杰克亦提议赴非洲狩猎，并通过与比尔在西班牙偏远溪流的垂钓之旅，实现了巴黎颓废生活后的自我救赎。

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等作品中对自然的追寻，暗含西方文明的衰落与危机。在《太阳照常升起》中，如果说斗牛是主人公探寻生命意义的宣泄口，那么非洲狩猎则是哈利实践男性气概与“压力下的优雅”的真实场域。在信仰危机弥漫的20世纪40年代，与城市相对的非洲自然领域被赋予强烈的救赎意义。

二、道德完整的追寻之旅

在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中，哈利的东非之旅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身体漫游，亦是意识层面的道德探索与心灵跋涉。濒死之际的幻觉旅程成为其直面过往的重要契机，主人公试图重拾失落已久的艺术创造力，追寻道德完整性——他深信唯有如此才能涤荡灵魂、驱除躯体之赘。通过以心灵漫游替代身体位移的叙事策略，海明威赋予主人公跨越时空的感知力：巴黎、意大利、密歇根、纽约等地理坐标在意识流中交错闪现，成为哈里直面人性弱点与生命遗憾的镜像场域。这种穿梭于意识迷宫的书写方式，实则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：在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腐蚀的裂隙间，始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。

从其零散的记忆中读者得知，他曾在美国通过与一名富家女联姻而过上了奢靡的生活。早年的生活充斥着赌博、纵欲、风流韵事与放浪形骸：“他不写作的日子，沉溺于舒适享乐，自甘成为自己所鄙视的人，日复一日地消磨才华，瓦解意志，直至最终完全放弃写作”^{[5]9}。日复一日的舒适生活钝化了他的才能，主人公对自身耽于享乐而疏于写作充满懊悔：“他本打算留到以后更有经验时写的内容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写了。当然，他也不会再尝到试着写作时面临失败的滋味了。也许你本来就写不出来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再拖延，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”^{[5]4}。文中也提到他无视身体坏疽，这亦在某种程度上隐喻对生命的拖延：“刚开始，应该是腿刮破的时候，我忘记擦碘酒了。因为我从来都不感染，就把它抛到脑后了。然后，伤口就严重了，而其他的抗菌剂用完了，就用了弱石炭酸溶液，造成毛细血管坏死，引发坏疽”^{[5]5}。李忠华指出哈里腿上的坏疽是其心灵麻木的外在身体反映^{[7]80}。正是在拖延与放纵中，他挥霍了自己的才华。他也道出自己失败的原因，坦然承认道自己因懒于动笔、自我放纵、背离信仰、酗酒无度而钝化洞察力，因慵慵懒怠、趋炎附势、傲慢偏见、不择手段而自毁才华。哈利亦意识到金钱的腐蚀力对其艺术天赋的茶毒，异化背后是西方消费主义、物质主义与信仰危机对哈利艺术生命的摧毁。

与20世纪40年代混乱的西方社会形成鲜明对照，非洲是一片远离战争与虚荣的净土，在此他得以重获艺术生命力并找回道德理想。尽管直至生命垂危之际，他仍未实现成为杰出作家的夙愿，却在精神层面完成了自我救赎。故事结尾处，他梦见救援飞机穿越云雨而来，带

他飞越山巅，在阳光照耀下，乞力马扎罗山积雪覆盖的峰顶熠熠生辉，与小说开篇形成完美呼应：

“乞力马扎罗山终年覆盖着白雪，一万九七七百一十英尺高，是非洲最高的山。马赛族语中，它的西高峰被叫作‘Ngaje Ngai’——上帝的神殿。西高峰附近，有一具被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骸。无法解释豹子出现在海拔如此之高的地方是要寻找什么”^{[5]1}。

在文学的传统意象中，高山峻岭往往象征着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。相比之下，哈里栖身的非洲平原则成为追求世俗与物质价值的隐喻场域。尽管身体被困于象征世俗的平原，他的精神却已飞升至象征理想的雪山之巅。埃文斯指出，小说中的雪山并非死亡的象征，而是“死中之生”（life-in-death）的永恒与具象化呈现^{[2]603}。与腐败肉身形成强烈对比的冻豹，象征着不朽精神在冰雪中永恒存续，正如熊荣斌所言：“灵魂的上扬使人类精神不朽的理想得到了极其浪漫的抒发埃”^{[8]53}。文斯认为海明威有意将猎豹与哈里进行身份认同，以此隐喻主人公的道德觉醒^{[2]604}。这一意象可追溯至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中阻挡诗人通往“怡人之山”（Dialectable Mountain，意大利语原文为 dilettoso monte）的三头猛兽之一，而该山也象征灵魂通往天堂的精神升华之路，与此处形成互文。无论是圣洁雪山还是神秘猎豹，都成为哈里毕生追求的理想主义与道德完整的终极象征。

纵观美国文学谱系，从梅尔维尔（Melville）笔下神秘莫测的海洋，马克·吐温（Mark Twain）作品中奔腾不息的密西西比河，到杰克·伦敦（Jack London）描写的原始边疆，精神追寻始终是核心母题。1940年代的西方社会笼罩在二战阴影与物质主义侵蚀之下，道德荒原与信仰危机弥漫。非洲这片未经战火荼毒、远离物质主义的净土对深陷物质与理想撕裂之痛、怀才不遇的哈里而言，恰似一剂精神解药，为其提供对抗精神异化的理想家园。在这片原始大地上，濒死的作家终于突破物质桎梏，在精神维度完成对艺术理想与道德境界的终极追寻。

结论

哈利深陷物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二元分裂困境，他远赴非洲，试图通过回归自然寻觅失落的艺术生命力与道德操守，并在濒死之际以意识流写作实现自我救赎。作为自然本真的象征场域，非洲与异化都市形成鲜明对照，成为其重拾道德完整性的精神原乡。尽管肉体机能

已然丧失，哈里却在意识流动中实现了作家的终极理想——如同乞力马扎罗雪峰之巅的冻豹，以不朽姿态完成对艺术生命的超越，而哈利的精神升华印证了海明威对“重压下优雅”的终极诠释。

参考文献

[1] Peide, Wan. *An Anthology of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Fiction*[M]. Shanghai: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, 1981.

[2] Evans, Oliver. 'The Snows of Kilimanjaro': A Reevaluation [J]. *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*, 1961, 76(5): 601-607.

[3] Baker, Carlos. *Hemingway, the Writer as Artist* [M].

Princeton, 1956.

[4] 张勤, 熊荣斌. 浮想至绝顶——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的意识流叙述风格评析[J]. *外国文学评论*, 1996, (4): 49-55.

[5] 海明威. 乞力马扎罗的雪[C]. 董玲、王莹译.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6.

[6] 海明威. 非洲的青山(海明威文集)[C]. 张建平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9.

[7] 李忠华. 浅谈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中的象征[J]. *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*, 2000, (3): 78-81.

[8] 熊荣斌, 张勤. 生与死的写真——试析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的表现手法[J]. *外国文学研究*, 1996, (3): 52-54.